

我的青春我的歌 文／曹郁美

吳統雄與他的〈偶然〉



【王陽明帶你打土匪094】

深恩罔極論朱陸 (下)

文／陳復

為什麼朱陸兩人的學說具有互相補充的意義呢？

陽明覺得陸九淵標舉的觀點都是孔孟的原話，毫無讓人墮落於空虛的內容，唯獨或許有人對其「易簡覺悟」的說法有些疑惑，殊不知「易簡」的說法早在儒家經典《易經·繫辭》就已經有討論，「覺悟」的說法跟佛教很像，然而，釋家本來就有與儒家相同的觀點，其間差異只有「幾微毫忽之間而已」，何必忌諱其相同，卻講都不敢講，因襲其差異，卻想都不會想，這並不是做學問應該要有的態度。

雖然晦庵主要講「道問學」，但其實未嘗偏廢「尊德性」；雖然象山主要講「尊德性」，但其實同樣沒有偏廢「道問學」，陽明學朱熹常說「居敬窮理」，還說「非存心無以致知」，更說過這話：「君子之心常存敬畏，雖不見聞，亦不敢忽，所以存天理之本然，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。」陽明大膽表示：「儘管這些言語不見得很透澈，然而，晦庵何嘗不是在講『尊德性』的重要性？我們又何必在意其內容有講些枝微末節的瑣事呢？只因朱子自己平日汲汲營營於訓詁與註解，什麼典籍都要寫個什麼考辨源流，後世學者掛一漏萬，只鑽研其學問中的枝節，深感其間的辛苦，無法掌握入門的鑰匙，卻反過來譏諷朱子學的特徵就是支離破碎。這是後世學者搞出來的弊端，晦庵本人豈會如此？我看吾兄對於晦庵的瞭解，未盡看出其最精華的內容。」

這樣一說，不只得罪這位「投錯家門」的弟子徐成之，更是將朱子學按照自己的思想做出修正，藉此對陸子學做出高度評價。這種不啻於「標新立異」的作法，引發朱子學鐵衛軍的憤怒，大家並不是沒有文化水平的低能兒，正因為往日的學術典範是自己賴以維生的伎倆，在觀念交鋒的過程裡赫然發現這位歷劫歸來的野外求生達人，身心都發生異常變化，不再是我們學術士林正統的一分子，簡直在自立門戶，並把我們這些人都罵成沒事在搞些枝微末節的異端？這哪裡能輕鬆當作阿基米德 (Archimedes) 說：「給我一個支點，我將翻轉整個地球。」這可不是古今盡付笑談中，這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，整條理學船都極有可能被陽明拿的心學竿子給攪得翻船了。

一大批陽明早年的知交，如汪俊、崔銑與儲懋等人都跟陽明發表斷交聲明，儲懋本來是黃綰與陽明的介紹人，卻責備陽明不守師道，崔銑後來更批評陽明是「霸儒」，才剛從鬼門關回來的陽明，會不會再遇上新的人生風險呢？

人皆有同名同姓的可能，何況是歌曲？以下三首〈偶然〉已流傳半世紀，仍值得資深樂迷回味。依時間之序，第一首是上海時代音樂家李惟寧所創作，姑且稱它為上海版〈偶然〉。第二首則是台灣版〈偶然〉，「吳統雄和山野服務的朋友們」創作。第三首是香港版的〈偶然〉，陳秋霞創作。

本文聚焦於「吳統雄和山野服務的朋友們」創作的〈偶然〉，時間是一九七三年，也就是蔣經國執政時期。

吳統雄出生於台中，住過高雄、桃園，高中時考入台北建中。自幼家貧，卻憑著對音樂的喜好而困學自修，高一時即寫了第一首歌：〈夏日一把花〉，後來改寫為〈從此〉。

一九七三年，他考進台大中文系，受邀在校園演唱會上唱歌，發現整場曲目幾乎都在唱西洋歌曲，他想嘗試不同路線，後來演唱就以中文歌、尤其是自創歌曲為主。

旋不久，楊弦的中山堂演唱會、《中國現代民歌》有聲專輯（即唱片）的出版，掀起巨大浪花，「唱自己的歌」以無心插柳的方式形成了運動。到了吳統雄大四那年，演唱會翻轉為中文歌曲的天下。才短短數年，這群年輕人的努力開了花結果。

換句話說，吳統雄、洪小喬、楊弦、李雙澤都屬於「年輕人自創歌曲」的先驅，這些曲子後來皆冠以「現代民歌」的稱呼，他們算是第一代功臣，所謂的「民歌手」。

繼楊弦的個人專輯之後，由洪建全基金會支持、陶曉清策畫，兩張標榜年輕人創作、演唱的《我們的歌》專輯出版了。吊詭的是，它囊括了八位作曲家、二十首新曲，卻沒有一首獲得新聞局審查通過，如：韓正皓的〈學子〉。

心聲」挑戰了聯考的價值、吳楚楚的〈好的歌〉借古諷今等，當然，吳統雄也沒能逃過。吳統雄創作、演唱的〈墟〉，隱藏保育觀念卻被評委認為「思想灰色」。而〈華靈廟〉這首歌又有何來歷？原來八年抗戰期間，山西省華靈廟地區有一批國軍英勇陣亡，因雙方武器相差懸殊，其中廿四人，每人腰纏十顆手榴彈，自願組成一「活炸彈隊」衝入日軍，才阻擋了敵人的攻勢。後來，吳統雄還為自己媽媽的義工團寫了一首〈媽媽的愛心〉，交由楊祖珺演唱並灌錄在本專輯中，也被禁。吳統雄自嘲大反諷了？

來吳統雄在中橫的大禹嶺遇見一位種蘋果的老榮民，談起他在華靈廟參戰的過往，於是引起這位年輕人的創作動機。吳統雄的這首〈華靈廟〉旨在向年邁的父執輩致敬，卻被評審認為「疑有為匪宣傳之嫌」，其實這些烈士皆屬中華民國部隊哩。

此外，吳統雄還為自己媽媽的義工團寫了一首〈媽媽的愛心〉，交由楊祖珺演唱並灌錄在本專輯中，也被禁。吳統雄自嘲大反諷了？

吳統雄一向活躍，讀大學時每逢寒暑假，他在救國團的山野營隊擔任輔導員，人稱「阿雄哥」。一天，幾位匯集在中橫慈恩站的輔導員想為團友創作一首歌，〈偶然〉便誕生了。

它是集體創作，由吳統雄記譜，走到哪兒唱到哪兒，歌詞一派清新，很適合抱著吉他或自唱，或合唱，很有所謂的「民歌精神」：「偶然，就是那麼偶然，讓我們並肩坐在一起，唱一首我們的歌。縱然不能常相聚，也要常相憶。天涯海角不能忘記，我們的小秘密。」

又過了一年，吳統雄在中橫的洛韶站教一位原民小妹唱這首歌，她覺得歌詞太短了，於是幾人又給它加了副歌：「為什麼，忘不了你？為什麼，惦記著你？多少的時光溜走，多少的記憶在心頭。你悄悄地來（悄悄地來），又悄悄地走（悄悄地走），留給我的只是，一串串落寞的回憶。」

就在二〇一五年，原民電視台製作了一系列節目，再把節目內容撰述為文字出版成書，那就是《吹過島嶼的歌》。有一集節目是這樣的，受人敬重的原民歌手胡德夫 (Mingo) 以鋼琴自彈自唱了〈偶然〉，並說了一個他聽來的故事：一位曾任台東縣議長的原民男子，在高雄認識一位舞女而相戀，回到太麻里之後根本忘了此事。後來這女子生下一名女嬰並撫養長大，年輕女孩聽了母親的故事便寫下一首歌作為紀念，這便是〈偶然〉，與「吳統雄和山野服務的朋友們」創作的這首完全一樣，這可把人搞迷糊了。

這是怎麼回事？下次再聊。



「那幾年，我陸續送了近五十首歌到新聞局，除了另一首山野歌曲〈偶然〉外，全部被禁唱，這樣的數字，不知道是否能夠榮登『禁歌排行榜』，甚至奪冠？」椰榆的語調道出創作的艱辛。

更有意思的是，這位「禁歌大王」竟然在廿五年後，也就是二〇〇〇年受邀擔任廣播金鐘獎「流行音樂節目」與「流行音樂節目主持人」獎項的評審。這……是不是大反諷了？

【品讀名著】文／古傲狂生

以前聽過一個關於尾巴的故事，古時候有個人叫艾子，晚上坐船渡江，忽然聽到哭聲，聞聲看去，發現船四周有許多水族在哭泣。艾子就問：「怎麼回事，你們怎麼都哭呢？」水族回答，龍王討厭水族長尾巴，要把尾巴都剝了去。艾子發現水族裡，居然有一隻蛤蟆也在哭泣，很奇怪，就問：「蛤蟆兄，你沒有尾巴，怎麼也哭啊？」蛤蟆道：「我是怕龍王追查我還是蝌蚪時的尾巴呀。」

【禪門語彙】文／永本

古教照心

又作照心古教。古教，即佛典祖錄；照心，即返照自己。謂熟讀佛祖與高僧之教言，由此而返照自心，捨邪歸正。《敕修百丈清規》卷六龜鏡文（大四八·一一四六下）：「手不把筆，如教頭然，所以報書狀也。明窗淨案，古教照心，卷八、《宗鏡錄》卷五、《緇門警訓》卷六、重刻《禪關策進》後序、《正法眼藏》卷五重雲堂式（道元）」

在中國古典小說裡，也有許多關於尾巴的故事。《西遊記》裡，孫悟空有七十二變，卻獨獨無法變化掉自己的尾巴。與二郎神纏鬥，老孫變了座廟，尾巴化作旗杆豎在廟後，結果被二郎神瞧出破綻。取經路上，老孫再次變成妖怪乾娘，和金角大王、銀角大王調笑要吃豬八戒的耳朵。豬八戒一急，睜見老孫的猴尾巴，脫口就叫：「猴哥」，結果「偉大的猴哥」被拿個正著。



雲林縣水林鄉番薯村地處偏僻，民風淳樸、風光明媚，沃土遍布阡陌良田，因盛產番薯而得名，許多人慕名前來品嚐或採購。走在田間小路上，放眼周遭，番薯園連綿無垠，綠意盎然，讓人心胸豁然開朗，忘卻塵囂世事！嚇然見到一池碧波綠水，寬廣近頃

【台灣拼圖】 憨吉祕塘

文與圖／廖壬戌

樸實無華的小橋橫掛池上，讓人徜徉散心，享受田園樂趣。繞行池畔，來到大門口，圍牆上雕塑「憨吉祕塘」四個大字，工整有力。透明地板上書寫番薯詞，極富鄉土味，值得賞閱：「芋仔看做番薯，譏諷他人糊塗，會算不會除，提米換番薯。一諷刺不來的買賣，一番薯不驚人土爛，只求枝葉代代派」，歌頌番薯適應環境的強韌生命力；一番薯吃飽，芋仔無巧，一番薯吃飽就沒有吃芋頭的食欲；一番薯藤，肉豆藤，牽藤縮」，形容喜歡到處攀親戚的人；「一時到時擔當，無米食番薯湯」，指船到橋頭自然直。